

Round 3：最誠實的空間——美國詩朗讀
擂台紀實

Round 3-1 離開芝加哥之前：錯誤的開端

之所以會想考察 Poetry Slam 詩擂台，除了前幾章提到的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這樣一來我就能順理成章地到處旅遊了。」剛開始的計畫只是周遊日本各縣市來個詩擂台巡迴考察（可惜後來遇到疫情被迫取消），某天在東京的住處沖澡之際，突然間產生狂妄地想法：「我何不乾脆去詩擂台的發源地美國看看？」

沖澡之際真的容易出現突發奇想，譬如我有不少詩作就是在沖澡的時候想到的，因此建議各位讀者沖澡的時候不要去想一些毫無想像力的生活瑣事，可以試著放空自我，讓熱水帶領你到前所未有的地方。而就個人經驗來看，泡澡的效果又比沖澡更好，可惜我旅居日本期間的住處大多沒有浴缸，因而損失了不少作品。

興起「去美國」的念頭之後，我便開始盤算時間，先是聯絡了旅居美國多年的國中同學 GB，得知他現在住在芝加哥附近，芝加哥？不就是詩擂台發源地嗎？這個巧合讓我更加確認這趟美國行。

當時的我儘管已經跑遍日本各地，對於美國的印象卻只停留在幼稚園時期隨父母一同去舊金山探望親戚（我記得住宅區的水溝裡都是美國蟑螂）。多少有點怯場的情況下，我決定以「到美國找 GB」為名義，拉了就讀同一間國中的阿傑加入旅程。

GB 由於工作的緣故無法全程參與，於是行程交由我與阿傑一同安排，殊不知那就是錯誤的開始——兩個從未獨立踏上美國的台灣青年根本無法想像美國有多廣袤。

「嗯，五天從芝加哥慢慢開到紐約，沒問題吧？」

「五天應該夠了吧？」

熟知美國的讀者應該都知道，五天並非開不到，但絕對不是「慢慢」。這個錯誤的決定讓我們的美國行有一半的時間都在高速公路。這讓我想起日本曾有綜藝節目隨機交由東京人安排北海道旅遊的行程，其中有不少沒見過鄉下的東京人將往返車程需要十小時以上的景點安排在同一天。當時的我跟著主持人一起笑這些人毫無概念，殊不知多年後的我也做了一樣的蠢事。

啊，美國實在是太大了。

我倆也沒有將行程交給 GB 檢查，就這樣帶著錯誤的心情訂了機票與旅館。一口氣要訂好十四個晚上的旅館實在相當耗神，所以到後面我們幾乎沒有多花心思就按下預定鍵，只慶幸沒有住到那種半夜會有陌生人來敲門的汽車旅館。

對我來說還有另一件要事，也就是找出行程期間有多少詩擂台可以參訪，訂好機票之後我

才知道自己正好錯過了發源地 Get Me High Lounge 的賽事，幸好紐約仍有多場活動，其中有幾場可以事前購票，我興奮地將它們寫入行程之中。

芝加哥到紐約之間的城市也有幾場零星的賽事，不過多半資訊不明朗。我期望可以在這些小賽事中看見不同於大城市的光景，又怕我這個外地人的加入會破壞他們建立起來的群體（日本住久了總是會對這種跟氣氛有關的事比較敏感）。

於是我做了一個一點也不大膽的決定：到現場再考慮是否參訪小賽事。不過也幸好自己沒有把這些小賽事納入行程中，因為時間根本不夠。

啊，美國實在是太大了。

就這樣我與阿傑訂好了旅館與機票，買了一些長途飛機可能會需要的用品……喔對，如今看

來非常重要地，出發前剛好碰上疫情出現（不過當時還不知道這場疫情將會席卷全世界），因此我們還帶了酒精與口罩。

2020年02月15日我與阿傑搭上飛機，我們在機上全程戴著口罩、眼罩與頸枕，陷入完全黑暗之中。也多虧這個黑暗，讓長途旅程沒有想像中難受，途中我記得只看了兩部電影，以及讀了一點詩擂台創辦人馬克·史密斯（Mark Smith）的書。

冬夜的芝加哥氣溫約零下十度，出發前我曾對自己說：「都曾經在零下二十度的北海道泡過溫泉了，這種氣溫不算什麼。」然而走出歐海爾國際機場感受到寒風的瞬間我仍不自覺地縮起身體，仔細想想北海道泡溫泉也是十年前的事了。習慣台灣天氣的阿傑更是絕望。「我到底為什麼在這裡？」他說。

我們與GB在機場大廳會合，大雪中一同走進他那輛二手黑色馬自達，副駕駛座放著幾條

毛巾，以及讓我感受到濃厚異國感的除冰劑。我們開始在車上討論晚餐要吃什麼，抵達美國的第一餐自然要有些在地風情，對於美國飲食文化知識貧乏的我與阿傑卻又想不出漢堡以外的選擇。

「不然就熱狗堡吧。」GB說。

我們乘坐GB的黑色馬自達進城，途中經過詩擂台發源地 Get Me High Lounge，從外觀上來就只是間普通到不行的紅磚建築。最常光顧於此的，也許是住在附近的蓄鬍大叔。他會在下班後推門走進建築物，坐在吧台前的老位子上點一杯啤酒，聽著舞台上不知名的小夥子彈奏不太好聽的音樂。

他也常聽到有人上台讀……那些應該是詩吧？畢竟活動的名稱就叫 Poetry Slam。

「他們今天也是在讀詩嗎？」他問認識了二十多年，互相見證彼此從青年逐漸老去的酒保說。

「是啊、Poetry。」

台下歡呼掌聲，大叔將啤酒一飲而盡，他覺得自己老了，卻又感覺到異常舒暢。

「我走了。」「明天見。」

等到我結束空想，黑色馬自達早已駛離 Get Me High Lounge。阿傑似乎已經適應了芝加哥的空氣——應該是暖氣才對——他自在的滑著手機。車子逐漸靠近一間位於空曠的道路旁，獨自黑暗中亮著招牌的熱狗店。店裡有一群年齡約二十上下的小夥子正在嬉鬧，他們看向我與阿傑這兩位明顯不屬於在地打扮的亞洲面孔。

點好熱狗之後的我看著窗外的雪，阿傑則忙著將不敢吃的酸黃瓜挑出來。

「明天還會下雪嗎？」我問GB。

「這幾天好像都很冷。」

「店員怎麼放這麼多酸黃瓜？」

當時的我興奮於周遭的一切異國符號，同時也擔憂自己是否能完成考察的任務。而接下來的經歷沒有辜負我的興奮與擔憂：這趟旅程確實會留下諸多難忘的經歷，且未必都是好事……

Round 3-2 第一場考察：Nuyorican Poets Café

有些讀完上一節的讀者可能會想：「啊那個詩擂台呢？」對於一直在寫旅途瑣事我也有點慚愧，不過這趟旅途實在有太多值得紀錄的細節，長度又沒有長到能夠單獨集結成冊，因此我決定記錄在這裡。

不過也必須兼顧為了了解詩擂台而來的讀者，因此我暫時把旅途見聞放到一邊，先把場景跳到紐約。

2020年2月21日，星期五，我正式開始了詩擂台旅程。

拜訪紐約的第一站是曼哈頓東村附近的詩擂台聖地 Nuyorican Poets Cafe 「Nuyorican」

這個詞由「New York」與「Puerto Rican」結合而成。此處最初只是詩人的聚會所，後來由詩人鮑伯·霍爾曼（Bob Holman）從芝加哥引進詩擂台，成為紐約第一個舉辦詩擂台的場地。

晚上九點我走出位於布魯克林的旅館，人生首度走進紐約的地鐵站。難以操作的售票機讓我摸索了一陣子才成功買到票，想不到下一瞬間就看到有民眾直接翻越柵欄違法進站。

紐約的地鐵，該怎麼形容呢？前幾天我剛體驗過華盛頓的地鐵，跟台北或東京比起來完全不能稱為乾淨，卻屬於可以接受的範圍。然而當我踏進紐約的地鐵站，馬上恨不得自己不需要呼吸或是能夠暫時失去嗅覺。

我強忍著氣味，凝視著車廂中搖晃昏暗的光線——可能是光線的緣故，地鐵中的每個人看來都心事重重。好不容易抵達 2nd Avenue 站，回到地面上迎面而來的除了清新的空氣（但也沒有多清新），還有生在南方島嶼的我從未感受到的溫差——前幾天明明還在華盛頓穿著短袖散步，

如今卻像是犯罪者般把身體縮進大衣。

地鐵站附近有幾間裝潢典雅卻又不至於太過奢侈的餐館，幾個人坐在戶外喝著酒。Nuyorican Poets Cafe 的入口以白字寫著地址與電話，沒有窗戶可以瞥見其中狀況，遠遠看就像是間普通的小型夜店或 Live House，光看入口難以想像其所乘載的歷史。

我詢問站在門口抽菸的非裔女子今天是否是詩擂台競賽，她點點頭，接著打量了一下我這身明顯不是美籍亞裔的穿著。日本？韓國？她可能會這麼想，但我想她應該猜不到是台灣。這讓我想起初到紐約停好車之後，身材壯碩的停車場大哥問我從哪裡來。

「台灣。」我跟停車場的大哥說。

「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嗎？」他問我。

「不是，不過我們離日本很近。」我說。

「所以是日本的一部分嗎？」

「不是。」我又說了一次。

大哥似懂非懂地摸摸頭，他可能正在想：「都是亞洲幹嘛分那麼細？」

原先以為提早十分鐘入場即綽綽有餘，推開 Nuyorican Poets Cafe 的大門後卻早已座無虛席，我只好與其他沒有座位的觀眾一同站在吧臺邊的角落，掙扎著自己該不該點一杯啤酒。

與其說是 Cafe，裝潢其實更像一間美式酒吧。現場觀眾大約一百人，舞台兩側坐著各種族裔的觀眾，有的竊竊私語，有的則拿出手機攝影。群眾中的亞裔面孔不多，就算有也跟我的打扮大相逕庭。我感到自己格格不入，只能倚在牆角故作鎮定。身前的藍髮女子不斷轉頭，可能是想確認朋友到底來了沒。

緊張的我不斷啜飲啤酒，心想比賽到底什麼時候才要開始。不久之後燈光終於暗下，重新亮起後穿著針織毛衣留著爆炸頭的非裔主持人拿著麥克風出現，以掌聲為背景介紹今天的規則如下：

- 一 從觀眾中選出五位評審
- 二 參賽者各自上台讀詩並接受評分，每位評審的最高給分為二分，以五位評審的總分計算（主持人用手勢說明何謂滿分的詩：讓你感受到的不是性愛高潮的瞬間，而是高潮過後接觸到枕頭的那一刻，他拍了一下不存在的枕頭，啪）
- 三 評審給分時觀眾可以用鼓掌或噓聲表示是否贊同
- 四 預賽取前五名進入複賽，複賽取二名進入決賽

說完規則的主持人自己先秀了一段朗讀之後，競賽正式開始。

參賽者逐一上台讀詩，以冷靜或高昂的語調，以細微或激烈的肢體動作。有人沉穩如畢業典禮上的發言，有人如政治演說般振臂高呼；有人義憤填膺，也有人訴諸悲情。

朗讀結束，五位從觀眾選出的評審輪流舉起寫有分數的白板。∞分，不算高，覺得應該更高分的觀眾因而發出噓聲。6分，還不錯，眾人鼓掌。6分，又是一個6分，鼓掌之外有人開始吹口哨。99分，只差一點就滿分了，那麼……10分，10分果然出現了，觀眾像是瘋掉了一般歡呼。

比賽途中觀眾大多全神貫注，頂多舉起手來喝一口啤酒。我看著站在台上賣力讀詩的參賽者、發聲表示認同的群眾、紫色的燈光、昏暗的場地、英語的韻腳——我這才回過神來發現自己闖入了紐約的異空間，不對，或許這裡才是真正的紐約。這裡與紐約的地鐵一般昏暗、與時代廣場一般吵雜，這裡沒有華爾街的紙醉金迷，卻似乎才是紐約的核心。

詩擂台向來是個有色人種公開控訴種族歧視的絕佳機會，加上當時正值美國的非裔歷史月（Black History Month），台上的參賽者皆為非裔人士，主題也幾乎都是在宣洩對於白人的不滿（台下的白人觀眾們也都不吝於鼓掌贊同）。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詩句裡充滿了憤懣，觀眾會在朗誦途中根據內容給予 yeah、come on、damn 或吹口哨……等等回應，這時我不得不佩服楠 KATSUNORI（楠かつのり）當初的取名，詩拳擊，現場氣氛確實如同拳擊般激昂。

不過我畢竟不生在美國，對於美國種族衝突的知識僅來自於書本、新聞或電影。我能夠從參賽者的語調與肢體感受到他的怨憤，然而當我跟著眾人一起鼓掌的時候，多少還是帶著一點心虛——我是真的認同？還是只是逢場作戲？

今日為週五夜的複賽，參賽者皆為週二夜，也就是前兩天沒有被淘汰的優勝者，由此可見

這項競賽相當具有人氣。

最終進到決賽的二位分別是 A：大個子大鬍子男子、B：短髮微胖的女子、C：綁著辮子頭較為瘦小的男子，而二位都是非裔人士。

不同於另外兩位參賽者，A 所選擇的題材並非種族議題，而是提及家暴與童年，朗讀的語調與魁梧的身材呈現反差，相當緩慢且四平八穩。

參賽者 B 在朗讀時沒有太多的肢體動作，語調堅毅而不過度誇張。

參賽者 C 讀詩時的語調彷彿在與人辯論，肢體動作則激烈到我無法幫他拍下沒有殘影的照片，辮子頭隨著動作而上下甩動，朗讀過程中站在我後面觀眾甚至一直喊：「come on! come

on!

詩擂台畢竟是相當重視觀眾反應的場合，作品的藝術性再高，表現方式再有創意，只要沒有打動觀眾，就難以取得優勝。決賽中得到最多反應的就屬參賽者C，因而順理成章地拿下了冠軍，整場比賽在掌聲與歡呼聲中結束。

加碼過後的獎金出乎意料地低（可見參賽者並非為了獎金而來），只有二十美金——主持人最後也不忘酸了一下紐約的高物價，說這是個在紐約什麼事也做不了的金額。

沒錯，在紐約光是停車一小時就要價十美金，二十美金的什麼也做不了。不過我倒成了「功只花」二十美金在旅館附近停車五天，這個故事就留到後面再談。